古今小說





第二十三卷

張舜美燈宵得麗女

太平時節元宵夜　千里燈毬映月輪
多少王孫并士女　綺羅叢裏盡懷春

話說東京汴梁宋天子徽宗放燈買市十分富盛且說在京一箇貴官公子姓張名生年方十八生得十分聰俊未娶妻室因元宵到乾明寺看燈忽於殿上拾得一紅綃帕子帕角繫一箇香囊細看帕上有詩一首云

囊裹真香心事封　鮫綃一幅淚流紅

慇勤聊作江妃佩　贈與多情置袖中

詩尾後又有細字一行云有情者拾得此帕不可相忘請待來年正月十五夜於相籃後門一會車前有鴛鴦燈是也張生吟諷數次歎賞久之乃和其詩曰

濃麝因知玉手封　輕綃料比杏腮紅

雖然未近來春約　已勝襄王魂夢中

自此之後張生以時挨日以日挨月以月挨年倏忽間烏飛兔走又换新正將近元宵思赴去年之約乃於十四日晚候於相籃後門果見車一輛燈掛雙鴛鴦呵衛甚眾張生驚喜無措無因問答乃誦詩一首

或先或後近車吟詠云

何人遺下一紅綃　暗遣吟懷意氣饒
料想佳人初失去　幾回纖手摸裙腰

車中女子聞生吟諷默念昔日遺香囊之事諧矣遂啟簾窺生見生容貌皎潔儀度閑雅愈覺動情遂令侍女念花者通達情款生亦會意須臾香車遠去已失所在次夜生復伺於舊處俄有青蓋舊車適遇而來更無人從車前掛雙鸞燈生視車中非昨夜相遇之女乃一尼耳車夫連稱送師歸院去生遲疑間見尼轉手而指生生潛隨之至乾明寺老尼迎門謂

一日何歸遲也尼入院生隨入小軒軒中已張燈列宴
尼乃卸去道裝忽見綠髩堆雲紅裳映月生女聯坐
老尼侍傍酒行之後女曰願見去年相約之媒生取
香囊紅綃付女視之女方笑曰京都往來人衆偏落
君手豈非天賜爾我姻緣耶生曰當時得之亦曾奉
和因舉其詩女喜曰眞我夫也於是與生就枕極盡
歡娛須而雞聲四起謂生曰妾乃霍員外家第八房
之妾員外老病經年不到妾房妾每夜焚香祝天願
遇一良人成其夫婦幸得見君子足慰平生妾今用
計脫身不可復入此身已屬之君情願生死相隨不

然將置妾於何地也生曰我非木石豈忍分離但尋思已計若事發相連不若與你懸梁同死雙雙做風流之鬼耳說罷相抱悲泣老尼從外來曰你等要成夫婦但恨無心耳何必做沒下稍事生女雙雙跪拜求計老尼曰汝能遠涉江湖變更姓名於千里之外可得盡終世之情也女與生俯首受計老尼遂取出黃白一包付生曰此乃小娘子平日所寄今送還官人以為路資生亦回家收拾細軟打做一包是夜拜別了老尼雙雙出門走到通津邸中借宿次早顧舟自汴涉淮直至蘇州平江創第而居兩情好合諧老

百年正是

意似鴛鴦飛比翼　情同鸞鳳舞和鳴

今日爲甚說這段話却有個波俏的女子也因燈夜遊玩撞着個狂蕩的小秀才惹出一場奇奇怪怪的事來未知久後成得夫婦也不且聽下回分解正是

燈初放夜人初會　梅正開時月正圓

且道那女子遇着甚人那人是越州人氏姓張雙名舜美年方弱冠是一箇輕俊標致的秀士風流未遇的才人偶因鄉試來杭不能中選遂淹留邸舍中半年有餘正逢着上元佳節舜美不免閑閑房門遊玩

則個況杭州是個熱鬧去處怎見得杭州好景柳耆卿有首望海潮詞單道杭州好處詞云

東南形勝三吳都會錢塘自古繁華烟柳畫橋風簾翠幙參差十萬人家雲樹遶堤沙怒濤捲霜雪天塹無涯市列珠璣戶盈羅綺競奢華　重湖疊巘清佳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的釣叟蓮娃千騎擁高牙乘醉聽簫鼓吟賞煙霞異日圖將好景歸到鳳池誇

舜美觀看之際勃然興發遂口占如夢令一詞以解懷云

明月娟娟篩柳春色溶溶如酒今夕試華燈約伴六橋行走回首回首樓上玉人知否

且誦且行之次遙見燈影中一箇丫鬟肩上斜挑一盞彩鸞燈後面一女子冉冉而來那女子生得鳳髻鋪雲蛾眉掃月生成媚態出色嬌姿舜美一見了那女子沉醉頓醒竦然整冠湯瓶樣搖擺過來爲甚的做如此模樣元來調光的人只在初見之時就便使個手段凡萍水相逢有幾般討探之法做子弟的聽我把調光經表白幾句

雅容賣俏鮮服誇豪遠覷近觀只在雙眸傳遞捱

肩撩背、全憑徒足跟隨、我既有意自當送情、他若留心。必然。含笑、點頭須會、咳嗽便知、緊處不可放遲、閒中偏宜着鬧、調語時、口要緊、刮涎處臉須皮冷、面撇清、還察其中真假、回頭覷事定知、就裏應承、說不盡百計討探、湊成來十分機巧、假饒心似鐵、弄得意如糖

說那女子被舜美撩弄禁持不住、眼也花了、心也亂了、腿也蘇了、脚也麻了、癡呆了半晌、四目相睃、面面有情、那女子走得緊、舜美也跟得緊、走得慢、也跟得慢、但不能交接一語、不覺又到了衆安橋橋上做賣做

買東來西去的挨擠不過遏得家安穩失却了女子所在只得悶悶而回開了房門風兒又吹燈兒又暗枕兒又寒被兒又冷怎生睡得心裏丟不下那箇女子思量再得與他一會也好你看世間有這等的癡心漢子實是好笑正是

半窗花影模糊月　一段春愁着摸人

雙美甫能勾捱到天明起來梳裹了三餐已罷只見街市上人又早收拾看燈雙美身心撩撩不下急忙關閉房門逕往夜來相遇之處立了一會等了一會尋了一會跓了一會呆了一會只是等不見那女子

來遂調如夢令一詞消遣云

燕賞良宵無寐笑倚東風殘醉未審那人兒今夕

玩遊何地留意留意幾度欲歸還滯

吟畢又等了多時正爾要回忽見小鬟挑着彩鸞燈同那女子從人叢中挨將出來那女子瞥見舜美笑容可掬況舜美也約摸着有五六分上手那女子遥往鹽橋進廣福廟中拈香禮拜已畢轉入後殿舜美隨於後那女子偶爾回頭不覺失笑一聲舜美呆着老臉陪笑起來他兩箇挨挨擦擦前前後後不復顧忌那女子回身捽袖中遺下一箇同心方勝兒舜美

會意俯而拾之就於燈下拆開一看乃是一幅花箋紙不看萬事全休只因看了直教一箇秀才害了一二年兒病相思險些送了一條性命你道花箋上寫的甚麼文字原來也是箇如夢令詞云

邂逅相逢如故引起春心追慕高掛彩鸞燈正是兒家庭戶那步那步千萬來宵垂顧

詞後復書云女之敝居十官子巷中朝南第八家明日父母兄嫂趕江干舅家燈會十七日方歸止妾與侍兒小英在家敢邀仙郎惠然枉駕少慰鄙懷妾當焚香掃門迎候翹望妾劉素香拜柬舜美看了多時

喜出望外，那女子已去了。舜美步歸邸舍，一夜無眠。次早又是十五日，舜美捱至天曉，便至其處，不敢造次突入，乃成如夢令一詞，來往歌云：

漏滴銅壺聲咽，風送金猊香烈。一見彩鸞燈，頓使狂心煩熱。應說，應說，昨夜相逢時節。

女子聽得歌聲，掀簾而出，果是燈前相見可意人兒，遂迎迓到於房中，吹滅銀燈，解衣就枕。他兩個正是曠夫怨女，相見如餓虎逢羊，蒼蠅見血，那有工夫問名叙禮，且做一班半點兒事。有南鄉子詞一首，單題着交歡趣向，道是：

粉汗濕羅衫爲雨爲雲底事忙兩隻脚兒肩上閣
難當聲聲感春山人醉鄉　忒殺太顛狂口口聲聲
叫我郎舌送丁香嬌欲滴初嘗非蜜非糖滋味長
兩個講歡已罷舜美曰僕乃途路之人荷承垂盼以
凡遇仙自思白面書生愧無纖毫奉報素香撫舜美
背曰我因愛子胸中錦繡非圖你囊裏金珠舜美稱
謝不已素香忽然長歎流淚而言曰今月已過明日
父母回家不能復相聚矣如之奈何兩個沉吟半晌
計上心來素香曰你我莫若私奔他所免使兩地永
抱相思之苦未知郎意何如舜美大喜曰我有遠族

見在鎮江五條街開個招商客店可往依焉素香應允是夜素香收拾了一包金珠也粧做一箇男兒打扮與舜美携手迤邐而行將及二鼓方繞行到北關門下你道因何三四里路走了許多時光只為那女子小小一雙脚兒只好在㢘廊緩步芳徑輕移擎擡繡閣之中出沒湘裙之下脚又穿着一雙大靴教他跋長途登遠道心中又慌怎地的拖得動且又城中人要出城城外人要入城兩下不免撒手前後隨行出得第二重門被人一湧各不相顧那女子逕出城門從半塘橫去了舜美慮他是婦人身體柔弱挨擠

省[illegible]此路容或容易了不成話耳也

好[illegible]

不出去還在城裏也不見得急回身尋問把門軍士軍士說道適間有箇少年秀才尋問同輩回未半里多地舜美自思一條路往錢塘門一條路往師姑橋一條路往褚家堂三四條叉路往那一條好躊躇半晌只得依舊路趕去至十官子巷那女子家中門已閉了悄無人聲急急回至北關門門又閉了整整尋了一夜巴到天明挨門而出至新馬頭見一夥人圍得緊緊的看一隻繡鞋兒舜美認得是女子脫下之鞋不敢開聲衆人說不知何人家女孩兒爲何事來溺水而死遺鞋在此舜美聽罷驚得渾身冷汗復到

舜美此番可死

素香此行甚拙淡胃是天有人人又且有才石智作

城中探信滿城人喧嚷皆說十官子巷內劉家女兒被人拐去又說投水死了隨處做公的緝訪這舜美自因[illegible]晝夜辛苦不曾喫些飯食況又痛傷那女子死於非命回至店中一臥不起寒熱交作病勢沉重將危正是

相思相見知何日　多病多愁損少年

且不說舜美臥病在牀却說劉素香自北關門失散了舜美從二更直走到五更方至新馬頭自念舜美尋我不見必然先往鎮江一路去了遂暗暗地脫下一隻繡花鞋在地爲甚的他惟恐家中有人追趕故

托此相示以絕父母之念素香素天未明賃舟沿流而去數日之間雖水火之事亦自謹慎稍人亦不知其為女人也比至鎮江打發舟錢登岸隨路物色訪張舜美親族又忘其姓名居止問來問去看看日落山腰又無宿處偶至江亭少憇之次此時乃是正月二十二日況是月出較遲是夜夜色蒼然漁燈隱映不能辨認咫尺素香自思為他拋離鄉井父母兄弟又無消息不若從浣紗女遊於江中哭了多時只恨那人不知妾之死所不覺半夜光景亭隙中射下月光來遂移步凭欄四顧澄江渺茫千里正是

一江流水三更月　　兩岸青山六代都

素香嗚嗚咽咽自言自語自悲自歎不覺亭角暗中走出一箇尼師向前問曰人耶鬼耶何自苦如此素香聽罷答曰荷承垂問敢不實告妾乃浙江人也因隨良人之任前往新豐却不思慢藏誨盜稍子因瞰良人囊金賤妾容貌輒起不仁之心良人婢僕皆被殺害獨留妾一身稍子欲逼汚妾妾誓死不從次日稍子飲酒大醉妾遂着先夫衣冠脫身奔逃偶然至此素香難以私奔相告假托此一段說話尼師聞之愀然曰老身在施主家渡江歸遲天遣到此亭中與

娘子相遇真是前緣娘子肯從我否素香曰妾身回
覩家鄉千山萬水得蒙提挈乃再生之賜尼師曰出
家人以慈悲方便爲本此分內事不必慮也素香拜
謝天明隨至大慈菴屏去俗衣束髮簪冠獨處一室
諸品經呪目過輒能成誦旦夕參禮神佛拜告白衣
大士并持大士經文哀求再會尼師見其貞順自謂
得人不在話下再說舜美在那店中延醫調治日漸
平復不肯回鄉只在邸舍中溫習經史光陰荏苒又
逢着上元燈夕舜美追思去年之事仍往十官子巷
中一看可憐景物依然只是少箇人在目前悶悶歸

[illegible]

房因誦秦少游學士所作生查子詞云

去年元夜時花市燈如晝月在柳梢頭人約黃昏後今年元夜時月與燈依舊不見去年人淚濕春衫袖

舜美無情無緒酒淚而歸慚愧物是人非悵然絕望立誓終身不娶以荅素香之情在杭州倏忽三年又逢大比舜美得中首選解元赴鹿鳴宴罷馳書歸報父母親友賀者塡門數日後將帶琴劍書箱上京會試一路風行露宿舟次鎮江江口將欲渡江忽狂風大作稜舟傍岸少待風息其風數日不止只得停泊

大士大慈　大慈庵

在彼且說劉素香在大慈菴中住再首尾三載是夜忽夢白衣大士報云爾夫明日來也恍然驚覺汗流如雨自思平素未嘗如此眞是奇怪不言與師知道舜美等了一日又是一日心中好生不快遂散步獨行沿江閒看行至一松竹林中中有小菴題曰大慈之菴清雅可愛趨身入內菴主出迎拉至中堂供茶也是天使其然劉素香向牕櫺中一看認得目睜口呆究如酒醒夢覺尼師忽入換茶素香乃具道其由尼師出問曰相公莫非越州張秀才乎舜美駭然曰僕與吾師素昧平生何緣垂識尼師又問曰曾娶妻

香。舜美簌簌淚下。乃應曰。曾有妻劉氏素香。因三載
前元宵夜觀燈。失去未知存亡下落。今僕雖不才。得
中解元。便到京得進士。終身亦誓不再娶也。師遂呼
女子出見。兩箇抱頭慟哭。多時收淚而言曰。不意今
生再得相見。悲喜交集。拜謝老尼。乃沐浴更衣。詣大
士前焚香百拜。次以白金百兩。段絹二端。奉師尼為
壽。兩下相別。雙雙下舟。真箇似缺月重圓。斷絃再續。
大喜不勝。一路至京。連科進士。除授福建興化府莆
田縣尹。謝恩同鄉。路經鎮江。二人復訪大慈菴。贈尼
師金一笏。回至杭州。逕到十官子巷。投帖拜望劉公

看見車馬臨門大紅帖子上寫着小壻張舜美只道誤投了正待推辭只見少年夫婦都穿着朝廷命服雙雙拜於庭下父母兄嫂見之大驚悲喜交集丈母道因元宵失卻我兒聞知投水身死我們苦得死而復生不意今日再得相會況得此佳壻劉門之幸乃大排筵會作賀數日令小姐隨去二人別了丈人丈母到家見了父母舜美告知前事令妻出拜公姑張公張母大喜過望作宴慶賀不數日同妻別父母上任去訖久後舜美官至天官侍郎子孫貴盛有詩為證

間別三年死復生　潤州城下念多情

今宵燃燭頻頻照　笑眼相看分外明

第二十三卷





第二十四卷

楊思溫燕山逢故人

一夜東風不見柳梢殘雪御樓烟煖對鰲山綵結簫鼓向晚鳳輦初回宮闕千門燈火九衢風月繡閣人人作嬉遊困又歇艷粧初試把珠簾半揭嬌羞向人手撚玉梅低說相逢長是上元時節

這一首詞名傳言玉女乃胡浩然先生所作道君皇帝朝宣和年間元宵最盛每年上元正月十四日車駕幸五嶽觀凝祥池每常駕出有紅紗貼金燭籠二百對元夕加以琉璃玉柱掌扇快行客各執紅紗珠

珞燈籠至晚還內駕入燈山御輦院人員輦前唱隨竿媚來御輦旋轉一遭倒行觀燈山謂之鶻鴿旋又謂踏五花兒則輦官有賞賜矣駕登宣德樓遊人奔赴露臺下十五日駕幸上清宮至晚還內上元後一日進早膳訖車駕登門捲簾御座臨軒宣百姓先到門下者得瞻天表小帽紅袍獨坐左右侍近簾外傘扇執事之人須臾下簾則樂作縱萬姓遊賞華燈寶燭月色光輝霏霏融融照耀遠邇至三鼓樓上以小紅紗燈緣索而至半都人皆知車駕還內當時御製夾鐘宮小重山詞道

羅綺生香嬌豔呈金蓮開陸海繞都城寶輿四望翠峰青東風急吹下半天星○萬井賀昇平行歌花滿路月隨人紗籠一點御燈明簫韶遠髙晏在蓬瀛

今日說一個官人從來只在東京看這元宵誰知時移事變流寓在燕山看元宵那燕山元宵却如何雖居北地也重元宵未聞鼓樂喧天只聽胡笳聒耳家家點起應無陸地金蓮處處安排那得玉梅雪柳小番鬢邊挑大蒜岐婆頭上帶生葱漢兒誰負一張琴女們盡敲三棒鼓

每年燕山市井，如東京製造，到已酉歲，方成次第。當年那燕山裝那鰲山，也賞元宵，士大夫百姓皆得觀看。這個官人，本身是肅王府使臣，在貴妃位掌箋奏，姓楊，雙名思溫，排行第五，呼為楊五官人。因靖康年間流寓在燕山，猶幸相逢姨夫張二官人在燕山開客店，遂寓居焉。楊思溫無可活計，每日肆前與人寫文字，得些胡亂度日。忽值元宵，見街上的人皆去看燈，姨夫也來邀思溫看燈，同去消遣旅況。思溫情緒索然，辭姨夫道：看了東京的元宵，如何看得此間元宵。姨夫自穩便先去，思溫少刻追陪。張二官人先去，

了楊思溫挨到黄昏聽得街上喧閙靜坐不過只得也出門來看燕山元宵但見

蓮燈爍爛只疑吹下半天星士女駢闐便是列成王母隊一輪明月嬋娟照半是京華流寓人

見街上往來遊人無數思溫行至昊天寺前只見真金身鑄五十三叅銅打成旛竿十丈上有金書勅賜昊山憫忠禪寺思溫入寺看時佛殿兩廊盡皆點照信步行到羅漢堂乃渾金鑄成五百尊阿羅漢入這羅漢堂有一行者立在佛座前化香油錢道諸位看燈檀越布施燈油之資祝延福壽思溫聽其語音類

譯汝的個東京字打扮樣、

東京人問行者道、參頭仙鄉何處、行者答言某乃大相國寺河沙院行者、今在此間做爲行者、請官人坐於凳上、閑話則個、思溫坐凳上、正看來往遊人觀簇婦人前遮後擁、入羅漢堂來、內中一個婦人與思溫四目相盼、思溫覩這婦人打扮、好似東京人、但見

輕盈體態、秋水精神、四珠環勝內家粧、一字冠成宮裏樣、未改宣和粧束、猶存帝里風流、

思溫認得是故鄉之人、感慨情懷、悶悶不已、因而困倦、假寐片時、那行者叫得醒來、開眼看時、不見那婦人、楊思溫嗟呀道、我却待等他出來、恐有親戚在其、

問相識則個又挫過了對行者道適來入院尋文何在行者道婦女們施些錢去了臨行道今夜且歸明日再來做些功德追薦親戚則個官人莫悶明日却來相候不妨思溫見說也施些油錢與行者相辭了離羅漢院遶寺尋遍忽見僧堂壁上留題小詞一首名浪淘沙

盡日倚危欄觸目淒然乘高望處是居延忍聽樓頭吹畫角雪滿長川○荏苒又經年暗想南園與民同樂午門前僧院猶存宣政字不見鰲山

楊思溫看罷留題情緒不樂歸來店中一夜睡不著

巴到天明起來當日無話得說至晚分付姨夫欲往昊天寺尋昨夜的婦人走到大街上人稠物穰正是熱閙正行之間忽然起一陣雷聲思溫恐下雨驚而欲回擡頭看時只見

銀漢現一輪明月天街點萬盞華燈寶燭燒空香風拂地

仔細看時却見四圍人從擁着一輪大車從西而來車聲動地跟隨番官有數十人但見

呵殿喧天儀使塞路前面列十五對紅紗照道燭焰爭輝兩下擺二十柄畫桿金鎗寶光交際香車

似箭侍從如雲
車後有侍女數人其中有一婦女穿紫者腰佩銀魚
手持淨巾以帛擁項思溫於月光之下仔細看時好
似哥哥國信所掌儀韓思厚妻嫂嫂鄭夫人意娘這
鄭夫人原是喬貴妃養女嫁得韓掌儀與思溫都是
同里人遂結拜為表兄弟思溫呼意娘為嫂嫂自後
暌離不復相問著紫的婦人見思溫四目相覷不敢
公然招呼思溫隨從車子到燕市秦樓住下車盡入
其中貴人上樓去番官人從樓下坐原來秦樓最廣
大便似東京白樊樓一般樓上有六十個閤兒下面

散鋪七八十副卓凳當夜賣酒合堂熱鬧楊思温等那貴家人酒肆去秦樓裏面坐地叫過賣至前那人見了思温便拜思温扶起道休拜打一認時却是東京白樊樓過賣陳三兒思温甚喜就教三兒坐三兒再三不敢思温道彼此都是京師人就是他鄉遇故知同坐不妨唱喏了方坐思温取出五兩銀子與過賣分付收了銀子好好供奉數品蔬素酒菜上來與三兒一面喫酒說話三兒道自丁未年至此拘在金吾宅作奴僕後來鼎建秦樓爲思舊日樊樓過賣乃日納買工錢八十故在此做過賣幸與官人會面正

說話間忽聽得一派樂聲思溫道何處動樂三兒道便是適來貴人上樓飲酒的韓國夫人宅眷思溫問韓國夫人事體三兒道這夫人極是照顧人常常夜間將帶宅眷來此飲酒和養娘各坐三兒常上樓供過伏事常得夫人賞賜錢鈔使用思溫又問三兒適間路邊遇韓國夫人車後宅眷叢裡有一婦人似我嫂嫂鄭夫人不知是否三兒道即要復官人三兒每上樓供過衆宅眷時常見夫人又恐不是不敢厮認思溫遂告三兒道我有件事相煩你你如今上樓供過韓國夫人宅眷時就尋鄭夫人做我傳語道我在

樓下專候夫人下來問哥哥詳細三兒應命上樓去思溫就座上等一時只見三兒下樓以指住下唇思溫曉得京師人市語恁地乃了事也思溫問事如何三兒道上樓得見鄭夫人說道五官人在下面等夫人下來問哥哥消息夫人聽得便垂淚道叔叔原來也在這里傳與五官人少刻便下樓自與叔叔說話思溫謝了三兒打發酒錢乃出秦樓門前佇立懸望不多時只見祇候人從人去少刻番官人從簇擁一輛車子出來思溫候車子過後面宅眷也出來見紫衣佩銀魚項纏羅帕婦女便是嫂嫂思溫進前共嫂

嫂叙禮畢遂問道嫂嫂因何與哥哥相别在此鄭夫人揾淚道妾自靖康之冬與兄賃舟下淮楚將至盱眙

箭穿駕手刀中稍公妾有樂昌破鏡之憂汝兄縲紲纏身之苦為虜所掠其酋撒八太尉相逼我義不受辱為其執虜至燕山撒八太尉恨妾不從見妾骨瘦如柴遂鬻妾身於祖氏之家後知是娼戶自思是品官妻命官女生如蘇小卿何榮死如孟姜女何辱瞎抽裙帶自縊梁間被人得知將妾救了撒八太尉妻韓夫人聞而憐我亟令救命留我隨侍項上瘡痕至今未愈是故項纏羅帕倉皇別良人不知

叙一段相逢何異夢境

妾姓新得良人音耗、當時更衣遁走、今在金陵、復還舊職、至今四載、未忍重婚、妾然香煉頂、問卜求神、望金陵之有路、脫生計以無門、今從韓國夫人至此遊宴、既為奴僕之軀、不敢久語、叔叔叮嚀、舊遇江南人、倩教傳個音信、楊思溫欲待再問其詳、彼有番官、手持八稜抽攙、向思溫道、我家奴婢、更夜之間、怎敢引誘、拏起抽攙、迎臉便打、思溫一見來打、連忙急走、那番官腳蹤行遲、趕不上、走得脫、一身冷汗、慌忙歸到姨夫客店、張二官見思溫走回喘吁吁地、問道、做甚麼、直恁慌張、思溫將前事一一告訴張二官、見說、嗟

呀不已安排三杯與思温懽索思温想起哥哥韓忠
翊嫂嫂鄭夫人那里喫得酒下愁悶中過了元宵又
是三月張二官向思温道我出去兩三日即歸你與
我照管店裏則個思温問出去何幹張二官人道今
兩國通和奉使至維陽買些貨物便回楊思温見姨
夫張二官出去獨自無聊晝長春困散步大街至秦
樓入樓閒望一晌乃見一過賣至前唱喏便呌楊五
官思温看時好生面熟却又不是陳三是誰過賣道
男女東京寓仙酒樓過賣小王前時陳三兒被左金
吾呌去不令出來思温不見三兒在秦樓心下越悶

胡乱買些點心喫便問小王道前次上元夜韓國夫人來此飲酒不知你識韓國夫人住處麼小王道男女也曾問他府中來道是天王寺後說猶未了思温擡頭一看壁上留題墨跡未乾仔細讀之題道昌黎韓思厚舟發金陵過黃天蕩因感亡妻鄭氏船中作相弔之詞名御堦行

合和朱粉千餘兩捻一個觀音樣大都却似兩三分少付玲瓏五臟等待黃昏尋好夢底終夜空勞攘○香魂媚魄知何往料只在船兒上無言倚定小門兒獨對滔滔雪浪若將愁淚還做水算幾個

楊思溫讀罷駭然魂不附體題筆正是哥哥韓思厚恁地是嫂嫂沒了我正月十五日秦樓覩見共我說話道在韓國夫人宅爲侍妾今却沒了這事難明驚疑未決遂問小正道墨跡未乾題筆人何在小王道不知如今兩國通和奉使至此在本道館驛安歇適來四五人來此飲酒遂寫於此說話的錯說了使命入國豈有出來閒走買酒喫之理按夷堅志載那時法禁未立奉使官聽從與外人往來當日是三月十五日楊思溫問本道館在何處小王道在城南思溫

還了酒錢下樓急去本道館尋韓思厚到得館道只見蘇許二掌儀在館門前閑看二人都是舊日相識認得思溫近前唱喏還禮畢問道楊兄何來思溫道特來尋哥哥韓掌儀二人道在裏面會文字容入去與他出來二人遂入去叫韓掌儀出到館前思溫一見韓掌儀連忙下拜一悲一喜便是他鄉遇契友燕山逢故人思溫問思厚嫂嫂安樂思厚聽得說兩行淚下告訴道自靖康之冬與汝嫂顧船將下淮楚路至盱眙不幸箭穿篙手刀中梢公爾嫂嫂有樂昌破鏡之憂兄被縲絏纏身之苦我被虜執於野寨夜至

三鼓以苦告得脫然亦不知哥哥嫂嫂存亡後有廣人周義伏在草中見爾嫂被虜撒八太尉所逼爾嫂義不受辱以刀自刎而死我後奔走行在復還舊職思溫問道此事還是哥哥目擊否思厚道此事周義親自報我思溫道只恐不死今歲元宵我親見嫂嫂同韓國夫人出遊宴於秦樓思溫使陳三兒上樓寄信下樓與思溫相見所說事體前面與哥哥一同也說道哥哥復還舊職到今四載未忍重婚思厚聽得說理會不下思溫道容易決其死生何不同往天王寺後韓國夫人宅前打聽問個明白思厚道也說得是

乃入歸中分付同事帶當直隨後二人同行倏忽之間走至天王寺後一路上悄無人跡只見一所空宅門生蛛網戶積塵埃荒草盈堦綠苔滿地鎖著大門楊思溫道多是後門沿墻且行數十步墻邊只有一家見一個老兒在裏面打絲線向前唱喏道老丈借問韓國夫人宅那裏進去老兒稟性躁暴舉止粗疎全不采人二人再四問他只推不知頃間忽有一老嫗提著飯籃口中喃喃埋寃怨暢那大伯二人遂與婆婆唱喏婆子還個萬福語音類東京人二人問韓國夫人宅在那里婆子正待說大伯又埋怨多口婆

子不管大伯向二人道媳婦是東京人大伯是山東
拘蠻老媳婦沒與嫁得此畜生全不曉事逐日送些
茶飯嫌好道歹且是得人憎便做到官人問句話就
說何妨那大伯口中又嘵嘵的不住婆子不管他向
二人道韓國夫人宅前面鎖著空宅便是二人喫一
驚問韓夫人何在婆子道韓夫人前年化去了他家
搬移別處韓夫人埋在花園內官人不信時媳婦同
去看一看好麼大伯又說莫得人去官府知道引惹
事端帶累我婆子不采同二人便行路上就問韓國
夫人宅內有鄭義娘今在否婆子便道官人不是信

國所韓掌儀名思恩這官人不是楊五官名思溫麼
二人大驚問婆婆如何得知婆子道媳婦見鄭夫人
說思厚又問婆婆如何認得拙妻今在甚處婆婆道
二年前時有撒八太尉曾於此宅安下其妻韓國夫
人崔氏仁慈恤物極不可得常喚媳婦入宅見夫人
說撒八太尉自盱眙掠得一婦人姓鄭小字義娘甚
爲太尉所喜義娘誓不受辱自刎而死夫人憫其貞
節與火化收骨盛匣以後韓夫人死因隨葬在此園
內雖死者與活人無異媳婦入園內去常見鄭夫人
出來初時也有些怕夫人道婆婆莫怕不來損害婆

婆有些來由開告訴則個夫人說道是京師人姓鄭名義娘幼年進入喬貴妃位做養女後出嫁忠翊郎韓思厚有結義叔叔楊五官名思溫一一與老媳婦說又說盱眙事跡丈夫見在金陵為官我為他守節而亡尋常陰雨時我多入園中與夫人相見閑話宵人要問仔細見了自知三人走到適來鎖著的大宅婆婆踰墻而入二人隨後也入裏面去只見打疊淨淨的一座敗落花園三人行步間滿地殘英芳草蕁訪婦人全沒踪跡正面三間大堂堂上有個屏風上面山水乃郭熙所作思厚正看之間忽然見壁上有

數行字思厚細看字體柔弱全似鄭義娘夫人所作看了大喜道五𡚱嫂嫂只在此間思温問如何見得思厚打一看看其筆跡乃一詞詞名好事近

往事與誰論無語暗彈淚血何處最堪憐腸斷黃昏時節○倚樓凝望又徘徊誰解此情切何計可同歸鴈趂江南春色

後寫道季春望後一日作二人讀罷道嫂嫂只今日寫來可煞驚人行至側首有一座樓二人共婆婆扶著欄杆登樓至樓上又有巨屏一座字體如前寫著憶良人一篇歌曰

孤雲落日春雲低　良人窅窅羈天涯
東風蝴蝶相交飛　對景令人益慘悽
盡日望郎郎不至　素質香肌轉憔悴
滿眼韶華似酒濃　花落庭前鳥聲碎
孤幃悄悄夜迢迢　漏盡燈殘香已銷
鞦韆院落久停戲　雙懸彩索空搖搖
眉兮眉兮春黛蹙　淚兮淚兮常滿掬
無言獨步上危樓　倚遍欄杆十二曲
荏苒流光疾似梭　滔滔逝水無迴波
良人一去不復返　紅顏欲老將如何

韓思厚讀罷以手拊膺而言我妻不幸爲人驅虜正看之間忽聽楊思溫急道嫂嫂來也思厚回頭看時見一婦人項擁香羅而來思溫仔細認時正是秦樓見的嫂嫂那婆婆也道夫人來了三人大驚急走下樓來尋早轉身入後堂左廊下趨入一閤子內去二人驚懼婆婆道既已到此可同去閤子裏看一看婆子引二人到閤前只見關著閤子門門上有牌面寫道韓國夫人影堂婆子推開槅子三人入閤子中看時却是安排供養著一個牌位上寫著元宰韓國夫人之位側邊有一軸畫是義娘也牌位上寫著侍妾

鄭義娘之位面前供卓塵埃尺滿韓思厚看見影神上衣服容貌與思溫元夜所見的無二韓思厚淚下如雨婆子道夫人骨匣只在卓下夫人常提起教媳婦看是箇黑漆匣有兩箇鍮石環兒每遍提起夫人須哭一番和我道我與丈夫守節喪身死而無怨思厚聽得說乃懇婆子同揖起磚取骨匣歸葬金陵當得厚謝婆婆道不妨三人同搯起供卓揖起花磚去掇匣子用力掇之不能得起越掇越牢思溫急止二人莫掇莫掇哥哥須曉得嫂嫂通靈今既取去也要成禮且出此間備些祭儀作文以白嫂嫂取之方可

韓思厚道也說得是三人再踰墻而去到打線婆婆家令僕人張謹買下酒脯香燭之物就婆婆家做祭文等至天明一同婆婆僕人搬挈祭物踰墻而入在韓國夫人影堂內鋪排供養訖等至三更前後香殘燭盡盃盤零落星宿渡河漢之候酌酒奠饗三奠已畢思厚當靈筵下披讀祭文讀罷流淚如傾把祭文同紙錢燒化忽然起一陣狂風這風吹得燭有光以無光燈欲滅而不滅三人渾身汗顫風過處聽得一陣哭聲風定燭明三人看時燭光之下見一婦女媚臉如花香肌似玉項纏羅帕步蹙金蓮斂袂向前道

卻夢境

聲叔叔萬福二人大驚叙禮韓思厚執手向前哽咽流淚哭罷鄭夫人向著思厚道昨者所貽之事我夫今已明矣只今元夜秦樓與叔叔相逢不得盡訴衷曲當時妾若貪生必須玷辱我夫幸而全君清德若瑾瑜棄妾性命如土芥致有今日生死之隔終天之恨說罷又哭一次婆婆勸道休哭且理會遷骨之事鄭夫人收哭而坐三人進些飲饌夫人略餐些氣味思溫問元夜秦樓下相逢嫂嫂爲韓國夫人宅眷車後許多人是人是鬼鄭夫人道太平之世人鬼相分今日之世人鬼相雜當時隨車皆非人也思厚道賢

再三不肯所以堅夫之意也然是倩女附魂說

妻爲吾守節而云我當終身不娶以報賢妻之德今願遂賢妻之香骨共歸金陵可乎夫人不從道婆婆與叔叔在此聽奴說今蒙賢夫念妾孤魂在此豈不願歸從夫然須得常常看我麼幾此情不隔冥漠倘若再娶必不我顧則不如不去爲强三人再三力勸夫人只是不肯向思溫道叔叔豈不知你哥哥心性我在生之時他風流性格難以拘管今妾已作故人若隨他去憐新棄舊必然之理思溫再勸道嫂嫂聽思溫說哥哥今來不比往日感嫂嫂貞節而云決不再娶今哥哥來取安忍不隨回去願從思溫之言夫

人向二人道謝叔叔如此苦苦相勸若我夫果不咻心願以一言爲誓即當從命說罷思厚以酒瀝地爲誓若負前言在路盜賊殺戮在水巨浪覆舟夫人急止思厚且住且住不必如此發誓我夫既不重娶願叔叔爲證見道罷忽地又起一陣香風香過遂不見了夫人三人大驚訝復添上燈燭去供卓底下掘起花磚款款撥起匣子全不費力收拾踰墻而出至打線婆婆家次既以白銀三兩謝了婆婆又以黃金十兩贈與思溫思溫再辭方受思厚別了思溫同僕人張謹帶骨匣歸本縣候月餘方得同書令奉使歸思

溫將酒餞別再三叮嚀哥哥無忘嫂嫂之言思厚與一行人從負夫人骨匣出燕山豐宜門取路而歸月餘方抵盱眙思厚到驛中歇泊忽一人喏喏便拜思厚看時乃是舊僕人周義今來謝天地在此做個驛子遂引思厚入房只見掛一幅影神畫著個婦人又有牌位兒上寫著亡主母鄭夫人之位思厚怪而問之周義道夫人貞節爲官人而死周義親見怎的不供奉夫人思厚因把燕山韓夫人宅中事從頭說與周義取出匣子教周義看了周義展拜啼哭思厚是夜與周義抵足而臥至次日天曉周義與思厚道舊

日二十餘日令則惟影是伴情願伏事官人去金陵思厚從其請將帶周義歸金陵思厚至本所將回文呈納周義隨着思厚下地於燕山之側備禮埋葬夫人骨匣畢思厚不勝悲感三日一詣墳所饗祭至暮方歸遂令周義守墳塋忽一日蘇掌儀許掌儀說金陵土星觀觀主劉金壇雖是個女道士德行清高何不同往觀中做些功德追薦令政思厚依從選日同蘇許二人到土星觀來訪劉金壇時你說怎生打扮但見

頂天青巾執象牙簡穿白羅袍著翡翠履不施先

閒叙閑妙寫景尼僧點則如此

紛紛分明是梅蕚凝霜淡竚精神彷彿如蓮花出水儀容絕世標致非凡

思厚一見神魂散亂目睜口呆叙禮畢金壇分付一面安排做兒幽䜿且請衆官到裏面看靈芝三人同入去過二清殿翠華軒從入卦壇房內轉入絳綃館原來靈芝在絳綃館衆人去看靈芝惟思厚獨入金壇房內閑看但見明窗淨几鋪陳玩物書案上文房四寶壓紙界方下露出些紙信手取看時是一幅詞上寫著浣溪沙

標致清高不染塵星冠雲氅紫霞裙門掩斜陽無

一事撫瑶琴○虛館幽花偏惹恨小窗閒月最消
魂此際得教還俗去謝天尊
韓思厚初觀金壇之貌已動私情後觀紙上之詞尤
增愛念乃作一詞名西江月詞道
玉貌何勞朱粉江梅豈類羣花終朝隱几論黃芽
不顧花前月下○冠上星簪北斗杖頭經掛南華
不知何日到仙家曾許彩鸞同跨
拍手高唱此詞金壇變色焦躁說是何道理欺我孤
弱亂我觀宇命人取轎來我自去見恩官與你理會
鄭許二人再四勸住金壇不允韓思厚就懷中取出

金壇所作之詞教衆人看說觀主不必焦躁這個詞兒是誰做的說得金壇安身無地把怒色都變做笑容安排筵席請衆官共坐飲酒作樂都不管做功德追薦之事酒闌二人各有其情甚相愛慕盡醉而散這劉金壇原是東京人丈夫是樞密院馮六承旨因靖康年間同妻劉氏雇舟避難來金陵去淮水上馮六承旨被冷箭落水身亡其妻劉氏發願就土星觀出家追薦丈夫朝野知名差做觀主此後韓思厚時常往來劉金壇處忽一日蘇許二人掌儀醵金備禮在觀中請劉金壇韓思厚酒至數巡蘇許二人把盞勸

思厚與金壇道哥哥既與金壇相愛乃是宿世因緣今外議藉藉不甯穩便何不還了俗用禮通媒娶爲嫂嫂豈不美哉思厚金壇從其言金壇以錢買人告還俗思厚選日下定娶歸成親一個也不追薦丈夫一個也不看顧墳墓倚窗攜手惆悵論心成親數日看墳周義不見韓官人來上墳自詣宅前探聽消息見當直在門前問道官人因甚這幾日不來墳上當直道官人娶了土星觀劉金壇做了孺人無工夫上墳周義是北人性直聽說氣忿忿地恰好撞見思厚出來周義唱喏畢便著言語道官人你好負義鄭夫

人為你守節喪身你怎下得別娶孺人一頭罵一頭哭夫人韓思厚與劉金壇新婚恐不好看喝教當直們打出周義周義悶悶不已先歸墳所當日是清明周義去夫人墳前哭著告訴許多是夜睡至三更夢夫人吽周義道你韓掌儀在那里住周義把思厚辜恩負義娶劉氏事一一告訴他一番如今在三十六丈街住夫人自去尋他理會夫人道我去尋他周義夢中驚覺一身冷汗且說那思厚共劉氏新婚歡愛自下置酒賞翫正飲酒間只見劉氏柳眉剔豎星眼圓睜以手捽住思厚不放道你忒煞虧我還我命來

身是劉氏語音是鄭夫人的聲氣怎得恩厚無計可施道告賢妻饒恕那里肯放正擺撥不下忽報蘇許二掌儀步川而來望恩厚見劉氏捽住恩厚不放二人解脫得手恩厚急走出與蘇許二人商議請笪橋鐵索觀朱法官來救治即時遣張謹請到朱法官法官見了劉氏道此冤抑不可治之只好勸諭劉氏自用手打摑其口與臉上哭著告訴法官以燕山踪跡又道望法官慈悲做主朱法官再三勸道當做功德追薦超生如堅執不聽冒犯天條劉氏見說哭謝法官奴奴且退少刻劉氏方甦法官書符與劉氏喫又

貼符房門上法官辭去當夜無事次日思厚賫香紙
詣笪橋謝法官方坐下家中人來報說孺人又中惡
思厚再告法官同往家中救治法官云若要除根好
時須將燕山墳發掘取其骨匣棄於長江方可無事
思厚只得依從所說募土工人等同往掘開墳墓取
出鄭夫人骨匣到揚子江邊拋放水中自此劉氏安
然恁地時負心的無天理報應豈有此理思厚負了
鄭義娘劉金壇負了馮六承旨至紹興十一年車駕
幸錢塘官民百姓皆從思厚亦挈家離金陵到於鎮
江思厚因想金山勝景乃賃舟同妻劉氏江岸下船

行到江心忽聽得舟人唱好事近詞道是

往事與誰論無語暗彈淚血何處最堪憐腸斷黄
昏時節○倚門凝望又徘徊誰解此情切何計可
同歸鴈趂江南春色

思厚審聽所歌之詞乃燕山韓國夫人鄭氏義娘題
屏風者大驚遂問稍公此曲得自何人稍公答曰近
有使命入國至燕山滿城皆唱此詞乃一打線婆婆
自韓國夫人宅中屏上錄出來的說是江南一官人
渾家姓鄭名義娘因貞節而死後來鄭夫人丈夫私
挈其骨歸江南此詞傳播中外思厚聽得說如痴双

攢心眼中淚下須臾之間忽見江中風浪俱生烟濤並起異魚出沒怪獸掀波見水上一人波心涌出頂萬字巾把手揪劉氏雲鬟擲入水中侍妾高聲喊叫孺人落水急喚思厚教救那里救得俄頃又見一婦人項纏羅帕雙眼圓睜以手捽思厚拽入波心而死舟人欲救不能遂惆悵而歸歎古今負義人皆如此乃傳之於人詩曰

一負馮君罹水厄　一虧鄭氏喪深淵
宛如孝女尋尸死　不若三閭為主愆

第二十四卷終